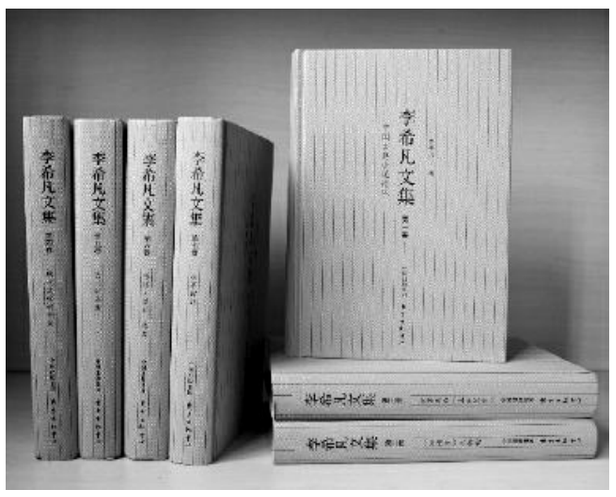
博大精深　评古讲今

□翟泰丰



李希凡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而《李希凡文集》是他生前以七卷四百余万字的功夫，留给我们的可贵的中国文化发展史料，是他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谓博大精深，评古讲今，体察万物，卷抒风云。

李希凡的《中国古典小说论丛》是一部立意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博大精深思想文化史，精彩地、深刻地展示中国古典文学的大论著，它论证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学价值、时代价值，是一部生动的、有血有肉的、有灵魂的、有神气的论述中华文化血脉、中国人精神脊梁的中国古典文学教科书。读《李希凡文集》，特别是读他的《中国古典小说论丛》卷，我有三点感受：

第一，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在红学研究领域，他与蓝翎共同开创了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唯心主义观点的红学研究的新阶段，使红学研究跨过“五四”前旧红学研究、“五四”后新红学研究的两个历史时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涉及《三国演义》“尊刘抑曹”这个主题性立意问题时，李希凡同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参与了上世纪50年代曾经发生的为“曹操翻案”的一场大争论。曹操究竟是《三国志》作者陈寿所颂扬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还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所贬斥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当年甚至有人提出“只有打倒了《三国演义》才能给历史人物的曹操翻案，杀出一条血路来”。1959年4月，李希凡同志在这场争论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认真、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查阅研究了大量史料，陈寿《三国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章学诚《丙辰札记》、黄摩西《小说小话》，从历史资料的依据中，全面着眼评价曹操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同时，又读了魏晋南北朝期间的《世说新语》，唐李商隐的《骄儿诗》、杜牧的《赤壁诗》、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东坡志林》中有两句名句，“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态度鲜明地表示了尊刘抑曹之情……经过多方面材料核正，依史证全面评价曹操，又依史证与文学艺术创作规律，他坚持称《三国演义》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因为它鲜明、形象、生动、深刻地揭露了在汉末农民黄巾起义军进攻面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赤裸裸争权夺利的狰狞面貌，在中外文学史上少见如此曲折壮观、纷繁错综地把后汉、三国中一切人、一切情节、一切事件、一切人物关系（包括兄弟间、婚姻间、朋友间、家庭间……）都盘根错节地贯穿其中，卷入了一场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惨烈之战争，或走进人物间政治争夺血淋淋的漩涡之中。这样，在作品里，何为“正统”之争，就自然作出了本质性的回答，对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提出了鲜明的论点，同时也就为“尊刘抑曹”的历史由来，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第二，他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以文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的辩证研究方法，挖掘中国古典小说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形象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力量，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

在《三国演义》里刘备、曹操、孙权，以及诸葛亮、关羽、张飞……诸多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感人的历史人物形象。我当然很喜欢他们，更尊崇多谋多智的诸葛亮。但从人物性格与品格、人格上我最喜欢读的还是关羽。希凡同志在第一卷中，有一章专论关羽的形象——《〈三国演义〉里的关羽的形象》（《李希凡文集》第一章第401页）。李希凡指出：“在《三国演义》里，真正能从‘正面典型’的意义上，和曹操的形象造成对立情势并受到人们（有人民也有统治者）尊崇的，应该说是关羽的形象。”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甚至发生了其父至交吕伯奢一家被他残杀之悲惨事例，与关羽大义凛然华容道释曹操，两者相对照，何者英雄？何者奸雄？岂非一目了然。在此希凡还特别引证了《圣叹外书》的作者把《三国演义》里关羽的形象称为“三绝”之一，并称关羽“是自古今来名将中第一人”。当然正如希凡所云：“关羽的形象是一个文学典型，而并非历史人物传记。”而这个文学典型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早已被人们奉为心灵中的历史英雄，奉为义贯千古之至尊。

希凡在我印象中，没写过小说，更没写过长篇，但他对文学创作的立意、构思、处理情节、人物、故事之技巧，叙事、描写之巧妙，确颇为熟悉，论述精当而精准。他还常把小说人物关系和戏曲人物的亮相、坐白、自报家门相联系，且论得又十分贴切。在他这里关羽的出场就十分震撼，“温酒斩华雄”，何等的险中见英豪。当初根本不被袁术放在眼里的一名马弓手，却不一时“鸾铃响处，马到军中”，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一个威震众将的英雄形象，顿时屹立于军帐前。

在《水浒传》里，希凡也强调了梁山好汉，被逼上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言语，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从关羽到梁山好汉，再到杨家将的一系列英雄形象，希凡在学术论证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优秀文化史上英雄典型形象的品格、品德、人格。这正是当今社会上倡导诸子文化可借鉴的、古典文学作品所讴歌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站起来的诸子文化人物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几赴日本，考察新闻、出版，发现我们的四大经典名著，在他们那里备受尊崇，以精装版本多次出版，并以动画、影视等多媒体传播，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称道，许多日本朋友，引证三国人物，可谓精熟于口，信手拈来。作为中国古代经典名著，在我们的青少年中，并没有形成读经典之自觉。

第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文学作品典型人物、典型形象研究中，探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辩证统一，是李希凡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又一重要课题，并获得显著成果。

李希凡同志在这部大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以科学严谨的学术作风，对两者关系作了明确、深刻、生动的论证。希凡同志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严谨作风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见，因而他的学术论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他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的真实，是历史学家凭借文物、史证、史料等真实的资料根据，科学论证，准确论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文学家的文学创作则以史实做依据、做背景，进行艺术创作塑造历史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形象。同时，在创作方法上，还要善于把现实主义融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充实现实主义，即谓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要“神与物游”，在创作中才能吐纳珠玉。

李希凡七部文集，论及了《红楼梦》封建大家族奢靡衰败的情景，以及贾宝玉对封建传统仕途的反抗精神；论及了《水浒传》各路英雄被逼上梁山的壮观情景；论及了《西游记》孙悟空敢于战胜邪恶之勇，敢于大闹天宫的反抗之搏；论及了《聊斋志异》中，借妖魔、怪异，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大小官僚的腐朽丑陋……内容丰硕，论证严谨，是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珍品大作，同时也是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得的古典文学理论体系的完美论证，弘扬了中华优秀文化的高尚形象。故此建议文化界、教育界与相关媒体，组织一次更为广泛的社会性的讨论，社会各界都要重视并大力提倡和重读中国古典名著，从中汲取、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成为永驻民族精神之精髓，之力臂，之脊梁。

宽厚幽默的大师兄李希凡

——马瑞芳致翟泰丰同志信

泰丰同志：

2018年10月29日，著名文艺理论家、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李希凡不幸病逝，享年91岁。

泰丰同志，李希凡是我们的好朋友，还是我同校同系的大师兄，他的走引起我不尽的回忆。

2010年北京电视台编导打电话，邀我参加新版《红楼梦》电视剧全国首映式。我回答：已给你台做数集《红楼梦》节目，跟李少红导演做过对话节目，首映就不去了。

编导说：难道跟李希凡、冯其庸、张庆善做谈话节目也谢绝？

我一听，跟李希凡大师兄同台，求之不得，哪敢不去？何况还有冯先生！两位先生德高望重，多年对我提携有加。庆善是中国红学会现任会长，对我亦多有帮助。

北京电视台安排李希凡携“林黛玉”、我跟“贾宝玉”走红毯。接着拍谈话节目专家出场，84岁高龄的李希凡刚迈出台口就摔了一跤，脸上青了一块，敷冰袋后上场侃侃而谈。新版《红楼梦》电视剧虽受观众诟病，但在冯、李二位红学泰斗眼中，因忠于原著，可施以援手。

我叫李希凡“大师兄”，其实我读中学时他是我的心中偶像。

1960年我考大学，三哥苦口婆心劝阻我考中文系，认为没前途。但我自幼喜欢文学，立志考山东大学中文系，因为那里有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还出了毛主席命名的“小人物”。“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红楼梦》研究开创了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文学的先河。

1980年首届蒲松龄研讨会，我第一次见李希凡、蓝翎。我参会带去一篇散文，拟题《万花筒中看老九》，请他们指教。李希凡在饭桌上坦率谈话：

“你写成仿吾校长对学生严格要求，有什么必要涉及他和鲁迅先生不和的事？成老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宾说鲁迅搞宗派主义，这样说不对，你替成老辩护，会引起争论。写散文何必对没深入研究的事乱发议论？这样做使问题弄不清，稿子在报刊通不过。你文笔很好，但字句过于尖刻，不要在无济于事的句子上惹人不满。”

我刚起步写散文，如何把握文章分寸没准星，听了这番话，茅塞顿开。

他又说：“你写冯（沅君）先生似乎小气，实际她必要时很大方。我给你补充个细节：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姐夫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组织上送他去解放区。我正在旁听冯先生的课，姐夫走了，我和姐姐生活困难。冯先生和陆先生送来20块大洋说：帮点儿小小的忙。那可绝对不是小忙！还有，童书业老师这段，你写他不修边幅，我不大喜欢。蓝翎也看了，跟我一样看法。”

李希凡的姐夫是著名历史学家赵纪彬。李希凡20岁前一边帮他查资料、抄文章，一边旁听陆侃如、冯沅君等老师的课。1954年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北京报刊碰壁，投稿《文史哲》，经华岗、杨向奎、陆侃如、冯沅君等编委讨论后发表。不久，这篇文章引起毛主席重视。

我写篇4000字散文，被当代大批评家劈头盖脸找出这么多毛病！有点儿脸上挂不住，犹疑地问：“您觉得我还可以写点儿什么吗？”

“可以。你文思敏捷，可以继续写。但要注意：一是不要用杂文手法写散文，要尽量用形象东西反映事物，不要急于把你的看法塞给读者；二是，你文笔虽好，切记不可以文害意；还有，文章题目得改。你写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严肃主题，题目不要这样开玩笑。”他接着说起我提供大会的论文，“你的词还不少，但以后要尽量写得朴实，当然朴实并非不要艺术性。”

李希凡回到北京，马上把我的《鬼狐史与青云路》发表在《人民日报》刊物《战地》（次年更名《大地》）上，亲自加编者按。经过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散文，修改后以《名士风采录》为题，隔一期发出。童书业教授那段，我坚持保留，得到容忍。

李希凡寄样刊时附信：“我希望你搞‘教授文学’，因为生活就在你脚下。”

李希凡虽提携后学，但对文章要求严格。我寄他又一“教授散文”，受到毫不客气的批评：“此篇似不佳，大学长只好退稿，不佳处在于太零散，虽然散文可写几个镜头，但也还要写出主要东西。写人几笔给人留下较深印象。此篇闲笔太多。好在人就在你身边，观察观察，重写！”不久，我写留学生的散文得李希凡青睐，认为我写校园文学在学生写老师之外多个新领域：老师写特殊学生。接着，袁鹰主编的散文丛刊来约稿。冯牧主编的刊物发我写吴富恒校长的报告文学。

人生路很长，关键处只几步。李希凡在我三十几岁初涉校园文学，写什么、如何写满头雾水的关键时刻，高明点拨、有力提携。我至今牢记他信中两段话：

“一个作家最怕让别人对自己的作品只说好不说坏。”

“大师兄一辈子没得过文学奖，还不是照样拿笔？”

后来李希凡两次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1999年“新儒林长篇系列第三部《感受四季》研讨会”；2013年“《红楼梦风情谭》《金瓶梅风情谭》出版研讨会”。《李希凡文集》收进两篇分别评我的散文和小说的文章。

1993年我的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问世，虽受读者欢迎，得到吴富恒、陈荒煤、赵俪生三位80岁高龄、不同领域权威首肯，学校里却有人“对号入座”。李希凡写文章有理有力做“典型论”普及，说：“像鲁迅说的：作家的艺术概括，即使不用某一个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人的生活和心灵也还有规律性的现象，一部大书写了那么纷繁复杂的生活，必然要有所概括，这应当得到谅解，而不要以为是对自己的触犯。”大学长发话，飞短流长很快销声匿迹。

有傲骨而无傲气，平等善意对待晚辈后学，严要求，真爱护，指点迷津，助力起跑。李希凡有这样的大胸怀、大气度，源于他自己有大学问、真学问、高境界。

马瑞芳

2018年11月15日

痛悼诚恳可敬的李希凡

——翟泰丰致马瑞芳的信

“清丽”的瑞芳：

读了你“清丽”手笔的回忆希凡的文章，甚为感动，你与希凡的友谊真诚、相亲、互敬、互助，谈笑间幽默之情跃然纸上，似乎希凡未走，大家亲和如故。

我和希凡长期在京，却鲜有“清丽”文章来往，更少有幽默舌逗，故人近情远，偶见少语。2014年我们集会研讨希凡大作文集出版，可谓一次盛会矣，贺敬之、冯其庸等一大批在京的红学家、作家、诗人以及有关的学者，均前来致贺，会前大家也仅有一般寒暄。会上的话多，会外的话少。那天会上，发言可称热烈，贺敬之语言简短，质量颇高，论点鲜明，支持希凡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冯其庸也对李希凡作了高度评价。我的发言，不敢与大家们相提并论，但《光明日报》“国学版”发文后，希凡出我预料的高兴，当即致信与我“……你对我的评价太高了。我写的书，多是个人学习体会，仅为提倡读古典作品，宏扬中国的文化传统，研究中国文化史提供一些线索……”从他简短的文字中，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他谦虚谨慎做人的品格。

对于希凡，知道他甚早，认识他甚晚。在学术问题上，“大领袖”夸奖“小人物”，全国震撼了，我与大家也就一起知道了他，面面相识，却是在90年代一次研究文化人才培养的会上。此外涉他的传闻，我倒常听说，“文革”期间，我们晋察冀三纵队的一位战友，奉命在《人民日报》社“支左”，他是负责人，在重组报社新班子会议上提名，涉及到李希凡，被陈伯达严厉斥责，整个班子名单被撤消。李希凡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美学的研究者，是一位颇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在红学领域他勇敢地高举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独树一帜，创建新论，实在难能可贵。此外我敬重他，还因为他诚恳憨厚的为人。只要有机会相见，总似久别的老朋友，格外亲切。

十月廿九日突然传来噩耗，晚间睡倒，清晨未醒人去，我十月三十晨当即赴家拜见希凡，然而只能拜灵堂了！敬听女儿的介绍，得知他在离别前曾念叨夫人，睡梦中驾鹤西归，面目宁静而坦然。

希凡一生坦诚作人，创造性作学术，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最后，再敬致“清丽”的瑞芳，祝贺你新版《马式红楼梦》出版。钦佩你建立了大众红学派，你这套上下两部七十九回的红楼，超越于一百二十回传统版本，因为你诸多的眉批、注释，可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近当代《刘国龙抄本红楼》以及现代诸多版本之基本内容熔为一炉，跟着你的论释，读者从书中走出来，走进了贾府，红楼研究，化作了专家与民众共同的历史任务，历史文化伴随着亿万民众开创历史的未来。

祝贺新的学术成就，新的奉献。

翟泰丰

2018年11月18日

纪念铁人王进喜诞辰95周年“铁人杯”征文获奖作品揭晓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铁人王进喜诞辰95周年，由《文艺报》社、中国石油文联铁人文学基金会、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分公司联合主办的“铁人杯”征文活动日前结束，并由专家评委对收集到的文章进行了集中阅读评审，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共评出获奖作品22篇。《石油信仰》（散文）、《其实勘探之路就是天空的湛蓝》（诗歌）、《大庆记忆》（诗歌）、《一个人如何成为铁人》（散文）获一等奖。

本次征文作品以生动的笔触、鲜活的语言深情地书写了改革开放40年来石油石化企业发生的巨大变化与石油石化人生活的巨大改变，抒发了普通石油石化职工对祖国、企业以及生活的热爱，洋溢着强烈的职业自豪感，体现了对无私奉献、拼搏奋斗的“铁人”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以文学的方式关注基层生活、聚焦时代精神新的变奏。

征文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至10月31日结束，共历时5个多月，收到全国各地作者稿件数百篇，经筛选择优，其中22篇在《文艺报》刊发，42篇发表于《石油文学》杂志。专家评委由阎三忠、吴义勤、梁鸿鹰、王昆、李一鸣、何向阳、路小路、吴正斌、徐可、胡军、张德彬、宋铮担任，获奖作品名单现公布如下：

一等奖（4篇）

《石油信仰》（散文）第广龙，发表于《文艺报》。

《其实勘探之路就是天空的湛蓝》（诗歌）马行，发表于《石油文学》。

《大庆记忆》（诗歌）李学恒，发表于《文艺报》。

《一个人如何成为铁人》（散文）冯敬兰，发表于《文艺报》。

二等奖（8篇）

《铁人花》（散文）曹建川，发表于《文艺报》。

《石油序：岁月里有无尽的诗篇》（诗歌）殷常青，发表于《文艺报》。

《路被鞋子磨亮》（散文）周蓬桦，发表于《文艺报》。

《去冷湖寻根》（散文）李玉真，发表于《文艺报》。

《铁人精神影响了我的大半生》（散文）安定一，发表于《石油文学》。

《开在布哈拉的玫瑰》（报告文学）纪红建，发表于《石油文学》。

《哈法亚驰骋铁人之师》（报告文学）李秀恩，发表于《石油文学》。

《最初的石油》（诗歌）高潮洪，发表于《石油文学》。

三等奖（10篇）

《石油脊梁》（诗歌）申广志，发表于《文艺报》。

《石油：化不开的乡愁》（散文）璎宁，发表于《石油文学》。

《松原笔记》（诗歌）郭志凌，发表于《文艺报》。

《我的北二十联合站》（诗歌）张海波，发表于《文艺报》。

《一座油城的地理坐标》（诗歌）刘亚明，发表于《文艺报》。

《我在曦光中重读一遍大庆》（诗歌）穆冬，发表于《文艺报》。

《定义》（诗歌）王德新，发表于《文艺报》。

《鸽子牌自行车》（散文）杨秀玲，发表于《文艺报》。

《桑河园纪事》（散文）康玲玲，发表于《石油文学》。

《爱上石油的日子》（诗歌）石桂霞，发表于《文艺报》。

“铁人杯”征文评委会

主　任：

阎三忠：中国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铁人文学基金会会长

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副主任：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

王　昆：大庆油田党委副书记、铁人文学基金会副会长

路小路：石油文联专职副主席、铁人文学基金会副会长

委　员：

李一鸣：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吴正斌：铁人文学基金会副会长

徐　可：《文艺报》副总编辑

胡　军：《文艺报》副总编辑

张德彬：大庆油田文联副主席

宋　铮：《石油文学》编辑部主任